

# 夜光杯

## 以心灵拥抱

刘心武

在电脑键盘前,倏地不由得打出心头浮出的杜诗圣《赠卫八处士》中的句子: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。少壮能几时,鬢发各已苍。访旧半为鬼,惊呼热中肠。焉知二十载,重上君子堂……”这十句,除了最后一句“重上君子堂”可改为“重遇沪江堂”外,字字切合我和靳飞。

三十多年前,我们一度过从颇密,后来各忙各的,二十年前在朝阳公园附近见过一面,之后便各在江湖一隅,虽彼此并未相忘,于我而言,也并未刻意向往重逢。2023年3月,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散文集《也曾隔窗窥新月》,副总编辑也兼此书责编的何奎先生,在新书发布会后,于朝内大街的沪江香满楼餐馆赏饭,我进入包间,忽见靳飞已在座,惊喜之余,能不感慨!

7月份何奎召集我到苏州参与江苏书展活动,在吴江书城的读者见面会上,又有靳飞从南通赶来助兴。虽鬢发各已苍,我们依旧谈笑风生,并无杜甫当年的那种悲凉感怀。

5月份靳飞写就一文,6月7日刊载于《中华读书报》,题目是《我只是刘心武的一个读者》。在吴江书城,我问他:“你只是我的一个读者,那么,我只是你的一个什么呢?”他只是笑。说真格的,他的文章,我读过若干,却还谈不到是他的“一个读者”。我是他的一个忘年交么?不敢这么说,我虽比他虚长二十来岁,但我初认识他时,他的忘年交都有谁呀?张中行、启功、张伯驹、季羡林、刘曾复、严文井、叶盛长、吴祖光新凤霞伉俪……这些大名家,又都比我大二三十岁。我只能说,我只是他的一个能够懂他,欣赏他的相识者吧。

记得大约三十年前,他在东四北大街一处宾馆举行婚礼,作为新郎,他一袭中式长袍,身披中式红绸彩球,新娘波多野真矢乘中式花轿而来。记得那天的贺喜嘉宾中,有范用,是何奎的老前辈,竟也身穿中式长袍前往。但主婚的行翁(张中行),却是一身西服,头戴法兰西帽,且新拉了双眼皮。这中西合璧的婚礼,实在曼妙。

现在靳飞将其最新散文集《你们属于我的城市》的PDF文档传给了我,嘱我作序。通读后,我要说:真是妙人写妙文饶有妙趣。

一个人具有妙质,是很难的。先天因素外,后天的修炼尤为要紧。靳飞自学成才,有幸得诸多大师熏陶,能写文章,能书法能绘画,能唱昆曲京剧,亦有经济头脑,善交际,朋友多,谈笑间多有名人轶闻趣事,议论中不经意富于理趣禅悟。

《也曾隔窗窥新月》里,收入了一篇《李崇林的三身理论》,我提供给何奎的文章,有一二百篇,他从中精选,没想到选中了这篇。李崇林原是北京战友文工团京剧团的老生演员,属于杨(宝森)派,知名度不是很高,但何奎选编,并不一味从文章所写人士的社会知名度考虑,他是觉得,我那篇文章对李崇林提出的京剧艺术的创新理论,值得让更多人知晓,故而选人。我与靳飞二十年后重逢的那个饭局,何奎也邀请了李崇林,李崇林带去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专著,分赠诸人,当然也赠了靳飞一册,我与崇林、靳飞聊了一阵京剧,靳飞即兴演唱了《贵妃醉酒》中四平调“海岛冰轮初转腾”,我们高声叫好。那天是2023年3月5日,没想到6月25日忽传噩耗,刚七十出头且一贯身体健康的李崇林,竟遽然仙逝。7月在苏州吴江,我跟何奎、靳飞感叹,说崇林骤去,心头阴影总拂不去,他们都知我真性情,怕我伤感损寿,就都真诚劝慰,靳飞说:李崇林事,属于无常,您可一定要把身心,都置于正常。他寥寥数语,竟真的拂去了我心头阴霾。靳飞之妙,更妙在豁达通透。《你们属于我的城市》一书,所写到的诸君,大都已经逝世,我读PDF文档时,虽不免“惊呼热中肠”,却也能超越无常,置身并享受正常,确实,书中诸君“属于我的城市”,我亦属于诸君曾留下魂魄的城市,我与靳飞共同以心灵拥抱这滋养我们的北京城。

(此文为靳飞著《你们属于我的城市》序)

## 序跋精粹

去西藏的flag立了好多年。疫情前一直在上班,年假掰碎着用,星星点点地打卡。有一次川西行,夜宿海拔4000多米的塘塘,头和胃联动闹腾,坐也不是,躺也不行。半夜三更的煎熬,触动我把西藏行计划往后挪了又挪。等了几年,等来了这趟有医生和摄影师跟团,坐着火车,吃着泡面,随昆仑山和唐古拉山风而去的西藏行。

从林芝到拉萨,沿途风光名不虚传。在巴松措湖心岛坐帆船,远山近水360度无死角,情侣摆拍,物出了泰坦尼克号的经典造型。在雅鲁藏布大峡谷,看到了雅鲁藏布江的源头,从天边拐弯而来,水流平和,分流跨境去了印度和孟加拉国。卡定沟里的山石,千姿百态,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。

南迦巴瓦峰,临近雅鲁藏布江

大张说了他们家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。征得大张同意,明人就用文字记述了下来。并谨遵大张的叮嘱,可以大张旗鼓地讲述,但须隐去他的真名。明人想读者诸君自会明白,遂用了大张之名替代。

说的是大张出差那段时间。夜半三更,唯天穹的星月,透出朦胧的光晕。分出三间卧室的大张的太太,十来岁的女儿和七岁的儿子,早已就寝了。但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楼道上。脚步轻盈,像踩在云雾上,身子缓慢地前行,沉默着,未发出一丝声响。紧接着,另一个卧室里也悄然走出了一个人影。站在门口,也不吱声。前面的

是女儿,她走向了楼道尽头的厨房。后面出门的是太太,她也蹑手蹑脚地行走了几步。又返回到了门口。女儿从厨房返回,似乎看了看母亲,也没说话,自顾自地走开了。母亲好像也注视着女儿,一言不发。黑暗里,借着一缕天光,两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都没走近,或者发声。

第二天,女儿起得早,自己做了早餐,就上学去了,晚上在学校夜自习,回家时,也很晚了,母女也没多说什么,给对方的都是关切而迷惑的目光。

当晚,又是子夜过后,大张太太穿着睡衣,又静静地出现在了楼道上。而女儿偏偏这时也云一般飘出了屋子,走向了厨房,随后,又无声地折回,在母亲身边,轻轻走过。鬼使神差一般,两人就在这幽夜里,互不言语,又仿佛都在关注着对方。

骤然,又一扇卧室门打开了,儿子出来了,随即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心急慌忙地迅速按亮了楼道里的灯,彬彬瞪大着眼睛,吃惊地看着城口不言的她们,嚷叫了起来:“你们在干什么,灯都不开。”母亲和姐姐几乎同时将手指竖在嘴唇上,暗示他不要发声。彬一会儿看看母亲,一会儿看看姐姐,还是忍不住喊道:“这么晚了,你们在干什么呀!”这下,母亲和女儿的目光对视了,片刻停顿后,都笑出了声。她们相拥在一起。

母亲说:“你吓坏我了!”女儿说:“你也一样呀,我都不敢喘气,怕惊扰了你!”

原来,母亲在睡梦中,听到了隔壁女儿的开门声,她心生疑惑,赶紧起床,她怀疑女儿是在梦游,

我们夫妻从教四十年,可谓桃李满天下。如今耄耋之年,最难忘的就是这深深的桃李情。2015年5月10日,松江农校农机班毕业生为吴老师庆生。几十位学生簇拥着吴老师热情问候。此时,一人挤进人群,走到跟前,一把抱住了吴老师,又伸手摸摸他的脸说:“老师,你比以前胖多了。”吴老师定睛一看,是陈章发同学,这才发现他双目已经失明。原来,他是让儿子开车,老伴搀扶,从崇明赶来的。吴老师问他这么难又这么远,何苦赶来,他说“半个世纪大家难得相聚,更是老师大寿,我怎能不来呢?”说罢,又上前摸着吴老

源头,横卧在两座山的后面,皑皑白雪,银装素裹。它在水中的倒影,像仰卧在江面上的白雪公主,又像在水一方的白色孤岛。蓝天白雪绿水青山同框,层次分明,色彩洁净,美得纯粹,很震撼。

纳木措,在拉萨市的郊外,海拔4718米。我们到景区时,淋了几滴太阳雨。抬头看苍穹,左右泾渭分明。左边的云由淡白色,向浅灰色,深灰色过渡,自上而下层层递进。光影下的山坡,一片紫罗兰,一片草绿色,间隔有序,画风低调稳重大气。右边的天湛蓝,白云时舒时卷,和褐色的山脉你依我依,色调鲜艳明朗欢快。有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”的意境。纳木措湖在景区深处,被一条不宽的堤岸切分,堤岸上的

出了屋子,走向了厨房,随后,又无声地折回,在母亲身边,轻轻走过。鬼使神差一般,两人就在这幽夜里,互不言语,又仿佛都在关注着对方。

骤然,又一扇卧室门打开了,儿子出来了,随即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心急慌忙地迅速按亮了楼道里的灯,彬彬瞪大着眼睛,吃惊地看着城口不言的她们,嚷叫了起来:“你们在干什么,灯都不开。”母亲和姐姐几乎同时将手指竖在嘴唇上,暗示他不要发声。彬一会儿看看母亲,一会儿看看姐姐,还是忍不住喊道:“这么晚了,你们在干什么呀!”这下,母亲和女儿的目光对视了,片刻停顿后,都笑出了声。她们相拥在一起。

母亲说:“你吓坏我了!”女儿说:“你也一样呀,我都不敢喘气,怕惊扰了你!”

原来,母亲在睡梦中,听到了隔壁女儿的开门声,她心生疑惑,赶紧起床,她怀疑女儿是在梦游,

听人说,梦游时不能叫醒,不然会惊吓到她。而女儿其实是到厨房找点吃的,蓦地看见母亲在门口一动不动,也以为她在梦游呢,即便也小心谨慎,不敢惊动

她。要不是彬彬半夜嘴也馋了,想溜进厨房的,惊见这一幕,不管不顾地叫嚷起来,母女俩还在亦真亦幻的黑魇魇的楼道里,持续下去呢!

听人说,梦游时不能叫醒,不然会惊吓到她。而女儿其实是到厨房找点吃的,蓦地看见母亲在门口一动不动,也以为她在梦游呢,即便也小心谨慎,不敢惊动



书海飘香(剪纸)孙平

楼下传来孩子大合唱一般的哭闹声,延续一个多小时了,没有停顿过。哭是很耗力的,应该会喘气,这些孩子却一点不累,努力地哭着。

厂子干不下去了,十多年前租给人家开办了一家三级幼儿园。我一直觉得当年的决断是正确的——开厂多累——让人开办幼儿园更是英明之举。从此,每到开学时总会聆听哭声……这可是生命的曙光,是小天使们来到人世间的轨迹,是孩子们处世最初的方式——先哭后笑。

有一个孩子的哭声同我孙儿小时候一样,尖而亮,节奏与转折也十分相似。我于是走到楼梯口去看这个孩子。看样子他不愿进教室,一直在走廊里,他的哭声所以直接飘入我的办公室。我问小朋友为啥哭,哭孩抽泣着看了我一眼,然后放大音量继续他的哭。他捏着手绢,不拭泪,小手指不住地揉搓着手绢角,他那小眼神透着憋屈和失落,一副不信任的表情。估计他能判断我是个局外人,解决不了他的诉求。

每次开学,幼儿园会让初来的小朋友提前半月先来试班,到正式开学那天就不会出现一哭百哭、乱场的局面。

听人说,梦游时不能叫醒,不然会惊吓到她。而女儿其实是到厨房找点吃的,蓦地看见母亲在门口一动不动,也以为她在梦游呢,即便也小心谨慎,不敢惊动

她。要不是彬彬半夜嘴也馋了,想溜进厨房的,惊见这一幕,不管不顾地叫嚷起来,母女俩还在亦真亦幻的黑魇魇的楼道里,持续下去呢!



书海飘香(剪纸)孙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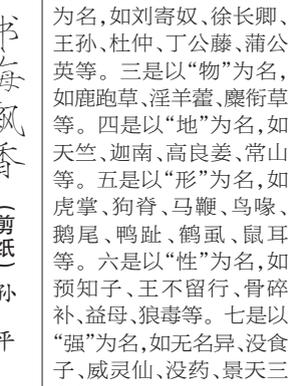
孩子哭闹是因为周围环境陌生人也陌生,所以边哭边呼喊平日里护着他的人,将爸爸妈妈到爷爷奶奶一个个喊过来,轮着喊。有的边哭边玩,有的门心思哭闹。再能哭的孩子三天五日后也会哭得没劲,倒不是没力气哭,而是知道哭改变不了现状,于是参与玩,然后就忘了哭。这个小男孩不一般,一个多礼拜了,每天照哭不误,但哭闹的时间在缩短,从哭全天到现在把把小把小,适应较而已。问题出在大人身上,平日太娇惯,一哭能让大人服软、能解决一切,哭便成了孩子惯用的小手段。送学的第一天爷爷奶奶不舍得离开,校园外偷偷观望,让小孙发现了,便错以为大人还在,哭是为了让大人心里软,发现此招失灵,才真哭。

今天没听到哭声,见小男孩立在走廊里,玩着手绢角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,眼里好像有了问号,我随即向他挥了挥手,他耷拉着小手,然而却摆动了几下。他的回应是谨慎的,可以看出,他懂礼貌。小家伙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,他看出了我的友善,知道今后的日子将与我上下同处。

听人说,梦游时不能叫醒,不然会惊吓到她。而女儿其实是到厨房找点吃的,蓦地看见母亲在门口一动不动,也以为她在梦游呢,即便也小心谨慎,不敢惊动

她。要不是彬彬半夜嘴也馋了,想溜进厨房的,惊见这一幕,不管不顾地叫嚷起来,母女俩还在亦真亦幻的黑魇魇的楼道里,持续下去呢!

听人说,梦游时不能叫醒,不然会惊吓到她。而女儿其实是到厨房找点吃的,蓦地看见母亲在门口一动不动,也以为她在梦游呢,即便也小心谨慎,不敢惊动



书海飘香(剪纸)孙平

## 中药名趣

福华

中药的名称,颇有趣。大致有以下几类。一是以“时”为名,如迎春、半夏、忍冬等。二是以“姓”为名,如刘寄奴、徐长卿、王孙、杜仲、丁公藤、蒲公英等。三是以“物”为名,如鹿跑草、淫羊藿、麝衔草等。四是以“地”为名,如天竺、迦南、高良姜、常山等。五是以“形”为名,如虎掌、狗脊、马鞭、鸟喙、鹤尾、鸭趾、鹤巢、鼠耳等。六是以“性”为名,如预知子、王不留行、骨碎补、益母、狼毒等。七是以“强”为名,如无名异、没食子、威灵仙、没药、景天三七等。

到日落,他说要赶去亲家家里赴中秋晚宴,便匆匆告辞。谁知,这欢乐的相聚,竟是悲痛的永诀!一个月后,我们才从别处得知噩耗:原来就在那一天,在亲家晚宴结束后,他在回家途中惨遭车祸……家属怕我们伤心,封锁了消息,我们竟未能送他最后一程。叶东风啊!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天,都忘不了看望老师,叫我们怎能忘记你?你的离世,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……

桃李之情,犹如大海涌起的波涛,今天,我们只是捧出其中的几朵浪花。我们庆幸自己一生投入了爱的事业,感谢学生们无限而又真挚的桃李深情。

## 七夕会

藏王松赞干布,从长安到西藏,马车一路颠簸历时数年,期间的磨难无法想象,交通落后,气候恶劣,野兽攻击,瘟疫流行,汉藏反对派交战,桩桩都是要命的事。还有高反,即便不剧烈,昏昏沉沉也足以让人怀疑人生。文成公主是怎么扛过去的?若没有信念和使命感支撑,她恐怕在路上就自我了断了。

史书对仓央嘉措的后半生,有各种记载。传说他厌倦深宫内的清规戒律,沉湎于歌舞游宴、儿女情长。可人世间,哪里有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双全法?我无意细究他的前世今生,只为他的诗歌感动。在天路见重重雪山时,想象着“你见或者不见我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”诗句里的孤傲。

若问我:哪里是触及灵魂的旅行?我想西藏应是其一。

## 难忘“桃李情”

吴信全 贺耀华  
徐春燕,几十年前的松江三中学生。有一天,她专程来访,竟然抖出两件漂亮的绒线开衫,笑着说:“今年冬天太冷了,我织了两件情侣衫给你们过冬。”这厚厚暖暖的绒衣,不知要费她多少功夫?是啊,这针针线线织出了多少深情厚意啊!

那年,我们已年过八旬,思乡情切,但苦于山高路远难以成行。这心思被松江师范的学生徐锋察觉了,他再三提出:要陪

## 去一次西藏

瑞秋  
人,像在过桥,熙熙攘攘,走着歇着。“桥”下水中的倒影,是人的灵动和烟火气。去拉萨不去纳木措,相当于读了本书,漏了重点。布达拉宫入宫排队,和当年上海世博会热门场馆差不多,队伍里三层外三层,两三个小时能入宫算幸运。参观时我眼前时不时浮现出两个人:一位是文成公主,与公元七世纪初建布达拉宫有关;另一位是仓央嘉措,与宫内历史有关。史书对布达拉宫初建有两种说法,一是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而建,因为爱情。二是松赞干布为把都城从山南琼结迁至逻些(现拉萨)而建,因为政治。我更愿意相信前一种,因为文成公主值得拥有。她十六岁被唐太宗钦定,婚嫁

伴我们去福建山区走走。秋凉时分,他另邀好友共同陪伴我们,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龙岩。他俩一手搀扶我们,一手拖着沉重的箱包,缓缓前行。远处来接的亲友,还以为是我们一双亲子,送父母归来,近看原来是学生

我们心中无法忘却的,是松江三中的好学生叶东风。几十年来每逢节日,他都会来电或上门看望我们。

2021年秋,正是教师节前夕,午后,他到我家来,倾心交谈

伴我们去福建山区走走。秋凉时分,他另邀好友共同陪伴我们,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龙岩。他俩一手搀扶我们,一手拖着沉重的箱包,缓缓前行。远处来接的亲友,还以为是我们一双亲子,送父母归来,近看原来是学生

我们心中无法忘却的,是松江三中的好学生叶东风。几十年来每逢节日,他都会来电或上门看望我们。

2021年秋,正是教师节前夕,午后,他到我家来,倾心交谈

## 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  
少说几句,多坐独悟。无为常因无志或志无好求。无助常因无联或联无好缘。闯荡总有世界,回归当在自界。登高望远多放怀,居安度凡少幽怨。

## 旅游